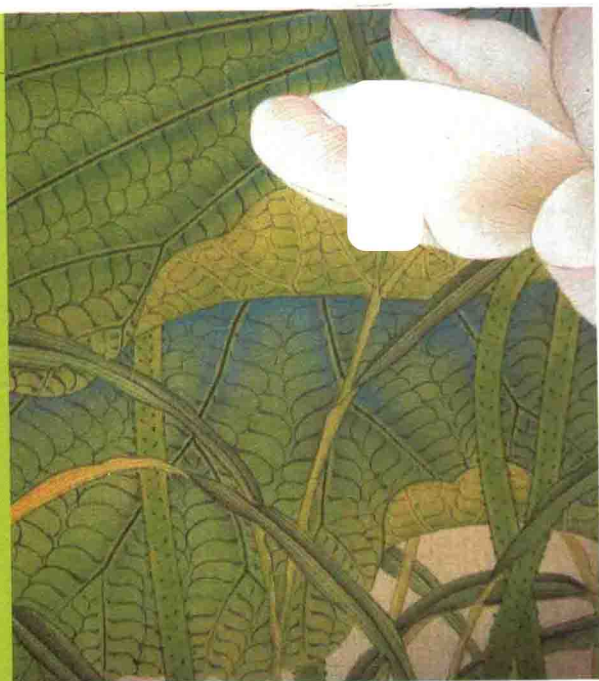


迦陵讲演集

人间词话 七讲

〔加〕葉嘉瑩 著



迦陵讲演集

人间词话 七讲



〔加〕葉嘉瑩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间词话七讲/(加) 葉嘉瑩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

(迦陵讲演集)

ISBN 978-7-301-24062-5

I. ①人… II. ①叶… III. 词(文学) — 诗词研究 — 中国 — 古代 ②《人间词话》 — 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4418 号

书 名: 人间词话七讲

著作责任者: [加] 葉嘉瑩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062-5/I · 27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6 开本 13 印张 155 千字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含光盘)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目录

第七讲	第六讲	第五讲	第四讲	第三讲	第二讲	第一讲	人间词话七讲
155	127	103	071	051	029	001	

下卷	上卷	人间词话原文
195	183	



人间词话七讲

第一讲

本讲涉及词话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严沧浪《诗话》谓：“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澈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之伟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所追求的东西有所不同——当前很多人之研究学问其实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像现在大学博士班里的有些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等级和比较高的待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在中国内地的教育界、学术界，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现在很多读书人所追求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问，而只是一个学问的外表。但王国维先生是真正追求学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学问，我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到：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说是真理呢？这个是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华大学有王国维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边就刻有陈寅恪写的这篇碑文。碑文比较长，我只节录里边的两段话读给大家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

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上曾提到过“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真正的道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学位，也不应该是为了以学问当作工具来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应该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了，他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读书治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解放出来。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俗谛里边解放出来。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锁呢？除了刚才说的要得到一个高的学位，得到一个高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扬名声显父母”，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为你而得到尊荣，这同样也是世俗的目的。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时候只有50岁。50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正是研究学问的黄金时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饱满的时代，是会有很大收获的时代，而王国维居然就自杀了。在颐和园里有一个地方叫鱼藻轩，他就是在那里跳进昆明湖自杀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啊？那我们就须要讲一讲时代的背景了。孟子说得好，“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这是一个提示：读一个人的作品，你如果对他的时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明白他的作品呢？

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所以我要讲一讲王国维身处的时代。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政权正在走向衰亡的时代。晚清时代订立了很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土地，是列强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就订立了《南京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又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王国维就出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宁出生的。

参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那是1987年王国维先生最小的儿子王登明约我去海宁拜访王国维先生故居时照的。因为1981年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然后中国大陆的广东人民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先后重印了这本书。王登明先生看了我这本书，特别约我到他的老家去访问。那张照片，就是我在他们的海宁故居跟王国维先生铜像的合影。然后还有一张，那是1988年我到台湾讲学，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们访谈的时候拍下来的合影。

我刚才所说的，是王国维出生以前的时代背景。那么，王国维出生以后呢？王国维18岁的时候，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那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完全失败，然后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们有谁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变法就是在1898年王国维22岁的时候发生的。而这一次试图挽救国家的变法，不幸失败了。

在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虽然贫弱，政府虽然堕落，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却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寻求办法挽救我们的国家。当时有一个人叫罗振玉，在上海办了个农学会。为什么办农学会呢？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孔子在《论语》上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

家必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你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使老百姓吃饱了，还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还要使老百姓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所以，粮食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

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饥荒、战乱、土匪频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饱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实岁85，虚岁86。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省市发生了饥荒，有的是蝗虫的蝗灾，有的是雨水的涝灾，有的是天旱的旱灾。老百姓那时候真是流离失所。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吃树皮，吃泥土——他们管那个叫作“观音土”，吃了以后会得“臃胀”，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为了振兴农业，让老百姓吃饱，罗振玉就成立了农学会。——其实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人都在寻求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来又学了航空。他们的选择，都是要学习新的学问来为国家效力。

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维新派在上海办了一个报纸叫《时务报》。王国维先生就在这一年他22岁的时候从海宁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热闹的都会，进入《时务报》的报馆做校对的工作。

而这个时候的罗振玉呢？他在上海办了农学会。农学会本来是提倡农业的，可是当时我们中国科学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学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论语》颜渊第十二

(1898年)2月，先生进入上海《时务报》馆任书记。同学许默斋原任《时务报》书记，以事返家，请先生代为之，遂于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在父亲陪同下至上海，担任《时务报》书记，在经济方面虽所得甚微，但接任此职却是先生一生事业的开端。

——《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袁英光、刘寅生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习，首先不就得翻译人家的书吗？——其实这也是我父亲之所以当年进外文系学习翻译航空书籍的缘故——要翻译人家的书，就要培养翻译人才。所以罗振玉就配合着他的农学会，又成立了一个学社，叫作东文学社。“东文”是东方的

的语文，当时这个是指日文。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比较进步，学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学知识。罗振玉成立了东文学社，聘请了一些日本人来做教授。那么当时的王国维先生就跟《时务报》报馆的领导汪康年要求说：我除了校对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进修，我要学一点新学科的知识，你能不能允许我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去学习？汪康年答应了。

于是王国维就进了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开始研习西方近代文化。

刚才我说了，是日本先翻译介绍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我们是再透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当时东文学社有两个日本教师，一个叫藤田丰八，一个叫田冈佐代治。日本的这位田冈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本来是因为看到国家的积弱而来寻求新学，谁知他进了东文学社之后，接触了这位日本教师，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从此就对西方哲学发生了兴趣。

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发财享乐难道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了吗？何况发财享乐的人也不一定是快乐的，有了钱以后也

祖父因翻译农书、《农报》，需要招聘翻译人员。丁酉（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聘来日本文学士藤田剑峰（丰八）。剑峰毕业于东京文科大学汉文科，娴习中国语文。这时毕业未久，得了学位，任教于东京专门学校及哲学馆。为了献身中日友好事业，翻然就聘……认为宜先沟通语言，语言不隔，意志才能相通。于是第二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五月朔创设东文学社于上海新马路的梅福里，招生入学。

——《我的祖父罗振玉》，罗继祖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仍然会有很多烦恼。欧阳修的《秋声赋》说：“人为动物，惟物之灵。”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我们人是最有灵性的。猫、狗，你养的宠物，对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们有思想吗？它们会不会想到人生的种种问题？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你只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动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大问题。王国维就这样一下子被哲学给吸引了，就开始对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产生兴趣了。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孟子·离娄下》

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叔本华的哲学，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此有详细的剖析。那么王国维他受了叔本华哲学的什么影响呢？我现在要念王国维引叔本华的一段话，给大家做参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价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国维《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

“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这些人所追求的是个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广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质上的利益，他不是说我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的目的是要探寻宇宙间真正

颜回（前521—前481），字子渊，名回。孔子最得意的弟子，极富学问。孔子对他称赞最多，不仅赞其“好学”，而且还以“仁人”相许。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自汉高帝刘邦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以来，历代统治者封赠有加，尊奉其为颜子。文人学士对他也极为推尊，寻求孔颜之乐甚至成为宋明理学的一段公案。

的真理是什么。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对现实的物质享受是不会很重视的。孔子说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是孔颜之乐。孔子和颜回他们所乐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绝不会对物欲孜孜以求的，为

了“道”的理想，他们甚至可以放弃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东西。

王国维后来在《哲学丛刊》的序文中还说过一段话：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又说：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师所说的，“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一个人，不要总是欺世盗名，不要总是说好听的话。欺人欺

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只要你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最后都会对人类的幸福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返回来接着讲陈寅恪先生所认识到的王国维，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国维，不知道王国维的学说是什么，不知道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更何况，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说的话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但至少我说的时候很诚实，并没有想要欺世盗名，说谎话去骗人。王国维先生也是同样。他的其他的学问是不是可商，我没有资格说，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认为可商之处甚多。就是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他的缺点和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王国维他说词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他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不像现在有些人写的那些书，常常是拿来骗人的。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王国维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的这种精神，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远地共明。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王国维的时代与王国维先生这个人。下面我们就要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了。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在什么时候发表的呢？《人间词话》最初是在1908年11月，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第一批，然后在1909年的1月和1909年的2月，发表了第二批和第三批。我们现在是2009年，距离王国维最初发表《人间词话》，整整一百年之久。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里边有这样一段话，他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表现得特别有光彩的文学成就，其实我还要说，人总是受时代的影响，不仅不同的时代有不同

的文学作品，而且一个时代也要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啊。如果你生活在 2009 年，却没有 2009 年这个时代所应有的眼光和见解，那你就对不起这 2009 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应该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王国维生在 1877 年，死在 1927 年，所以他的《人间词话》受到了时代的局限，有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和我们现在可以说明的，王国维先生当时没有看到，没有说明。那么对于这种时代的局限，我们今天就应该有一个反思——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百年的词学反思。但这样一个反思，讲起来实在是复杂的题目，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词哪里有词学？没有词哪里有词话？如果你对什么是词还不认识呢，那么对词学你能够反思到哪里去？所以，在讲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前，我们一定先要对词和词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谓“词话”，就是谈论评说词的著作。评论诗的叫诗话，评论词的叫词话。我们中国一向缺少有系统的、有逻辑的理论性著作，古人常常是点到为止。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的学问，是为利根人——就是思想非常敏锐的人——所说，你只要点到，他

.....
《法华经·妙音菩萨品》：“精进勇猛摄诸善法，利根智慧善答问难。”利根，佛教用语，指有慧性。

就明白了。所以古人谈诗论词常常没有一种逻辑的、思辨的模式，写出来的都是比较零乱的诗话、词话。

你说我喜欢一首诗，这首诗“高古”，那首诗“自然”。什么是“高古”？什么是“自然”？什么是“神韵”？这都太抽象了，这是什么东西嘛？更何况，中国的词学又是非常容易引起人们困惑的一门学问。你要问为什么？那现在我们就不得不回头来先讲一讲词。

中国的各种文学体式之中，最让人困惑的就是词。比较一下就知道，中国的文，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上古的《书经》，就是散文的记述，是当时商周时代的那些个政府的公文、公告、典章的整理。中国的诗呢，我们有《诗经》，那是一个把各地的歌谣都编辑在一起的

collection。而且，它被编辑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在周朝的时候有采诗之官，他们采集各地的歌谣，以观民风。就是说，透过各地的歌谣来知道当地人们的风俗习惯，用来给周天子的政府作参考。这个诗集里的诗歌有三百篇上下，所以叫作“诗三百篇”。可是从汉朝开始，诗三百篇就变成《诗经》了。就是说它被尊称为经，被当作一个有法度的、可以模仿可以尊崇的一部典籍、一部经书。而这就给诗抬高了地位。

我们说诗是怎么样？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内心的情意有所感动，但是你没有写下来，那不是诗，那只是你内心有有点儿诗意就是了。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你把它用言语写出来，那就是诗了。

读了这些个诗，就可以知道你那个地方的人生活是快乐还是不快乐，是幸福还是不幸福，还可以知道你为什么快乐为什么不快乐，为什么幸福为什么不幸福。你的这些感情都在诗里边反应出来了嘛！而且《诗经》里面所编辑的还不只是各地方的民歌，《诗经》里边还有雅，还有颂。雅和颂，就与国风不同了，它不是各地老百姓的作品，而是政府官员的作品，是士大夫的作品。他们作一首诗是为了什么目的？有的是为了歌颂这个王朝而作的，有

《书经》，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载虞夏商周时一些帝王的言行，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战国时期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战国时儒家经典即有“六经”之称，但《乐》已亡佚，汉武帝时便以《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立于学官，独尊儒术。因此，《尚书》又称《书经》。

的是为了讽刺这个王朝而作的，是因为国家出了奸佞与小人而作的。所以诗就有了一些基本的功能，首先当然是要表达你自己内心的情意，那么另外呢？诗还有教化的目的。所以《毛诗·大序》说：“感天地、动鬼神，莫尚于诗也。”能够感动天地，能够感动鬼神，这诗歌的作用，真的是了不起的。

所以，诗与文都有很悠久的历史传统，文章可以用于载道，诗可以用于言志。

可是，词就很奇妙了。词，它师出无名，你找不到它的价值跟意义在哪里。好的诗我们会分辨：杜甫的忠爱缠绵，那是好诗；陶渊明的任真固穷，那是好诗。可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是好的词，什么是坏的词。

我以前其实讲过多次了。词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它就是歌唱的歌词。在隋唐之间有一种 popular music，就是当时流行的音乐，叫作燕乐。大家都按燕乐的曲调来歌唱，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写自己的歌词。你喜欢哪个曲子，你就自己给那个曲子作一首歌词；他喜欢哪个曲子，他也可以作一首歌词。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写歌词。而这些个最早的歌词呢，它们没有被印刷，没有被搜集整理，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 西。一直到晚清时代，才从敦煌那个洞窟的墙壁里边发现了这些手抄的歌词。那么在这之前所流传的最早的歌词是什么呢？是晚唐五代的《花间集》。西方译为 *songs among the flowers* ——在花丛里唱的歌。《花间集》是什么时候编的？它是在五代的后蜀广政三年编订的。广政三年，是公元的 940 年，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最早发表的时间是 1908 年，这差不多相距有一千年之久了。因此我们要把《人间词话》做一个反思的回顾，就要知道自从《花间集》出现以后，直到王国维以前，都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在王国维以前有没有人评论《花间集》啊，王国维的评论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啊等等。而且，在一千年之久的时间里，仅以词这种文学体式的